



普通劳动者

特写集

普通劳动者

特写集

广东省文艺创作室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普通劳动者

特写集

广东省文艺创作室编

•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3年11月第1版 197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5,000册

统一书号10111·959 定价0.29元

目 录

夜战凉水塔	于 逢 (1)
一代新人	茜 菲 姚 涌 (14)
高山雄鹰	张振金 林 彬 陈原策 (24)
缫丝女工吴月桂	吴 天 陈 茹 (38)
在平凡的岗位上	赖群婴 杨光伟 李钟生 (53)
革命的后来人	廖 振 仇智杰 (66)
战流沙	贺 朗 (79)
群众代表	黄庆云 江文飞 丘超祥 (88)
征山虎将	杨鹏南 林懋光 冯秀梅 (98)
顶着风浪前进	谢金雄 杨创基 (111)
煤海闯将	黄培亮 廖红球 李宏图 吴一云 (122)
普通劳动者	欧阳翎 谭日超 曾佛明 (134)

夜战凉水塔

于 逢

茂名石油公司原油车间党总支副书记权思和老师傅，当了凉水塔清扫总指挥，带领一百五十人的队伍开进循环水工段，进行清扫战斗已经两天了。这两天遇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，无法解决。

凉水塔是一座方形的混凝土建筑物，高近二十米，四面密封，顶上有个漏斗形的东西，中间开了个圆孔，安着一架大风车，很象直升飞机的螺旋桨。十六个塔分为四组，一溜儿从西到东，看起来就象一座城堡。塔里上下二十层全是水泥条板。从原油车间泵过来的摄氏六十八度左右的热水，从塔顶喷洒下来，经过一层层水泥条板的阻隔、分散，变得好象下大雨。开动了塔顶圆孔的大风车，风就从塔底猛烈地吹送上去，这样把水吹凉了，抽回原油车间应用。如果水温降不下来，就会严重影响原油的回收率。凉水塔自一九七〇年建成投产以来，一直没有清扫过。由于热水还带着些油，日积月累，就在凉水塔内结成一层层油泥。水流分散不开，温度也就降不下来。今年四月份，水温已经超过原定指标整整十

度，达到了危险点；如不及时控制，会引起管线接缝处爆裂，被迫停产。

权思和是河北省青龙县大石岭南庄人，四十多岁，小时候由父母带着闯关东，是个老石油工人了。自一九五九年从抚顺调来支援茂名石油城市建设，一直就和干馏炉打交道。他个子小，人也比较瘦，可浑身上下就象铜打铁铸一般，有着惊人的体力和耐力。来到茂名，他就曾多次带头钻入高温的干馏炉里打焦，修理花墙。一九六九年他被选为党的九大代表，见到了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。一九七一年八月担任了领导职务后，他仍然坚持劳动，并带头掀起了一场夺油大会战。在茂名石油城，提起权师傅公而忘私的精神，他的冲天干劲和惊人毅力，是没有一个人不感动和佩服的。

现在老师傅遇到了新问题，怎么办呢？

凉水塔是原油车间最脏的地方。热水在塔底整天哗啦啦地淌，浓浓的白茫茫的水蒸汽从塔顶的漏斗口往上直冒，凝成一阵阵云烟。周围是难耐的高温，是呛鼻的瓦斯臭味；塔里又是脏得要命的黑油泥。现在要钻进一个个塔里清扫一条条水泥板，哪里抽出来人力？谁愿意干？包给外面单位吗？不符合自力更生的原则，而且人家来到一看就摇头。权思和说：“咱们自己干！不要外包，要自力更生，任务紧迫，一天也不能等。”有人问：“人从哪里来？”“抽！”他说，“从咱们原油车间抽。三班半倒改为三班倒，可以抽点人；车间办公室也可以抽点人。”……

权思和想的其实比说的要多得多。他刚从湛江开会回

来。会上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，以及要大鼓干劲，加快建设步伐，“生产要大上，干部要大下”的战斗口号，激动着他的心。特别是会上传达的陈永贵同志的讲话——“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，轻轻松松变不了面貌。”——深深感动了他。他在回茂名的火车上，就盘算着解决凉水塔这个关键问题了，一下火车，就直奔车间，家也不回。他在车间里层层传达，组织学习，动员群众；对凉水塔又进行了调查了解。他对自己说：“老权呀老权，人是决定的因素，咱们车间就有六百多人，要相信群众里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呀！”会上大家都赞同老权的意见。但也有些人虽然口里不说，心里却在嘀咕：能抽出人来吗？能清扫干净吗？能十五天拿下来吗？……

五月十日清早，总指挥权师傅带领队伍开进现场。第一组的四个凉水塔刚停了机，塔里温度还很高，水蒸汽还在轻轻地冒。权师傅就带着二三十人从漏斗的人孔，绕过风车叶片，钻进塔里去。里面象火炉一样烫人，瓦斯味把大伙呛得透不过气来。只二三十分钟，他们一个个就都浑身湿透。仔细察看，原来油泥把所有水泥条板间缝都堵得满满的，用铁锹刨下来，很快就装满一畚箕。把畚箕一个个往上传，传出漏斗人孔外，往塔下倒，非常吃力。百多人在四个塔里干了一整天，才清扫了两三层。下班从塔里钻出来时，一个个从头到脚都糊满黑油泥，只露出两个带着血丝的白眼珠。如果不听嗓子，几乎谁也认不出对方是谁。到洗澡间冲刷，弄了将近一个钟头，才算基本上洗干净。大家笑着闹着，显得很快

活，但谈到清扫进度，却没有一个不皱起眉头。

第一天过去了。权师傅想，这样干可不是要两个月才能完工吗？那可不行啊！他想到原油的生产，想到凉水塔拖住了整个车间的后腿，心里焦急万分。国家需要石油，革命需要石油，哪能拖呢！老权想了一整夜，第二天就和大伙商量，去消防队借消防车；他要用高压水龙向油泥层开战。高压水龙连墙壁也能射倒，看你油泥能有墙壁那样牢固没有？！老权于是亲自拿着高压水龙到塔里喷射。上面两三层的油泥果然给冲下去了，但再到下面就怎么也冲不动，反而堵得更死了。从上面射不行，那就从下面射吧，两头打进去，看能不能打通。老权由几个人帮着，又拿起水龙到塔底去，跳进齐腰深的水池里，向上往塔底喷射，谁知也只能射透两三层。而且水柱一到，油泥飞溅，大伙给溅得满头满脸都是油泥，眼睛火辣辣的睁不开。老权找来防毒面具戴上再射，仍然没有结果。只好把消防车还了，借下几条消防帆布带，再行计议。

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五时了。下班时候许多人都不服气，不肯走，还是拚命干。权师傅劝大家都回去好好休息，明天再来。但他自己却留下，带了几个工人骨干再到塔顶漏斗里观察、琢磨。原来塔里从上到下二十层的水泥条板，从平面看来却分为六四二十四个方格，一个个方格直通塔底水池，从上到下就象个多层的百叶窗。他眯起眼睛看了一会，指着那些方格说：“你们看，这里当中把一个方格打开，打个洞洞，一直到底，行不行？”

“行是行，可不容易哩！”一个说。

“要是能打通一格，打个洞洞，直通到底……”一个没有说完，另一个马上接着说：

“刨下的油泥就可以往那洞洞倒下去，倒到水池里，往外运走，那就快多了。”

“对啊！好呀！”大家都非常高兴。

权师傅叫大家回去休息，众人也劝权师傅说：“老权呀，你看你满身是泥是水，也该快点去洗干净吃饭了。你有风湿病，可要当心，不能累坏了！”

“没啥！”权师傅一挥手，眯起眼睛笑了。“你们先回去，我马上就来！”

其实他并没有打算回去，却准备再大干一场。他想，困难一定要克服，缺口一定要打开，否则明天大伙来了，还拿不出新办法来，大家就会缺乏信心，积极性也会搞掉。他一面走，一面沉思；碰到一个倒班工人，就吩咐他到第二号塔里安个电灯，要亮的。那位工人故意问：“安电灯干吗？”权师傅说：“有人要干活。”“谁干活？”那位工人心里其实早已猜出了几分。

“不管是谁干活，你安就是。”权师傅习惯地一挥手。“开夜工，找窍门，多快好省嘛。快去，别拖拖拉拉的。”

那位工人愉快地连声答应着去了。

权师傅带着一身汗水，一身油泥，从头到脚，象个泥人似的。袖口、裤管一路淌着水。他准备到车间工地食堂吃了饭就回来动手干。这时天已经全黑了。忽然迎面气喘喘地跑来一个人，仔细看看他，高兴地叫道：“啊，权师傅，原来你在这里！叫我找了半天没个找处。公司来电话通知，说今

天晚上党员要到展览馆大厅听党课。讲的是民主集中制。”

“听党课？”权思和沉吟了一下，于是说：“好，我马上去。”

当他骑自行车来到展览馆时，党课已经开讲了。大厅上，党员们都静静地坐着听，没半点声响。他轻轻走了进去，觉得不便到长条靠背椅上和大家坐在一起。周围看看，刚好大厅角落里有张单人椅子，瘸了一条腿，靠着墙，空在那里没人坐，他就到那里小心坐下。他身上的油水还在流淌，一会儿就在厅角上流了一大滩。大厅里走进了这么一个黑不溜秋的泥人来，大家都吃了一惊；仔细看时，才认出是权思和。可是正在上课，大家不好说话。靠近坐着的几个人悄悄向他问明情况，劝他回去。他也悄悄答了话，摇了摇头，笑了笑，就全神贯注听课了。

权师傅晚上十点多回到车间，用水擦了擦脸，去伙房随便喝了碗稀粥，就想去找工段党支部书记和他一起去干。这位书记一向干劲很大，是他的一个好助手。可惜找不着，他只好单干。十一点多，权思和老师傅一个人登上了凉水塔。

这一天是阴历初九，上弦月光线暗淡，已落到西方天边去了。天气非常闷热。大油厂里是没有黑夜的，周围一大片灯光，炼油塔群和一座座烟囱的黑影远远近近地屹立着。新近建成投产的催化裂化装置近在面前，钢塔上下一层层挂满电灯，象过节一样，整天发出轰隆隆的巨响，有如一群喷气式飞机在空中盘旋。凉水塔只第一组四个塔停机，其他三个组十二个塔仍在运转。只听得哗啦啦的喧闹声连成一片，分不清哪是水声，哪是风车声。浓浓的水蒸汽从漏斗口往上一

阵阵冒，带着湿气向周围扩散。一个值班工人正在上下巡视。二号塔漏斗里果然已经挂了一支雪亮的电灯。权师傅开始把消防帆布带套到塔顶的高压水龙头上。帆布带立刻膨胀起来，仿佛变成一条巨蟒。他右肩扛着这条“巨蟒”，一手拿着竹竿、铁钎，一手拿着瓦刀，走进塔里，从风车叶片下爬到水泥条板上。塔内又闷又热，瓦斯味辛辣呛人。他立即浑身冒汗，上下湿透，头脑似乎又要发胀。但他习惯了，全不在乎，反而劲头十足，精神焕发。他选择其中的一个方格就打，用铁钎从中间去撬水泥条板。不料咔嚓一声，条板断了。他把条板从两边的混凝土架抽出，丢掉。再撬，再断，再丢。经过几回，他发现条板的两头是镶在混凝土架上的，只要轻轻一撬，就能完整地抽出来。他非常高兴，劲头也更足了。于是顺利地把条板一条条抽出，刨去油泥，用竹竿一面往下捅，扛着水龙一面猛冲。这样干起来，十分干净利索，不到两个钟头，就打通一个方格的七、八层。但越往下干，困难就越大。电灯挂得太高，干起活来看不清楚，可又不敢拉下来，怕水花飞溅，溅到灯泡上，灯泡会爆炸。水泥条板约宽五十厘米，长一米多。他个子小，腿短，跨在两边相距一米多的混凝土架上，十分吃力。油泥又粘又滑，象浆糊似的。要站稳不摔倒，就得加倍用劲。他两腿有点发抖了，两手动作也慢了。浑身外面是水，里面是汗，汗和水混合起来，直流淌着。汗水湿遍了他的面孔，闪闪发光。他渴得要命，喉咙里火辣辣的，简直要冒烟。他就着右肩上的水龙头喝了一口冷水。——嘴，这水多甜哪！

这时候，在这周围无人、黑咕笼咚的塔体里，我们的权思和同志在想些什么呢？他想到抗美援朝时候，我们的战士在保卫上甘岭的艰苦战斗中，比他现在更渴，他们能喝到的水却只有一点半滴，更没有这个水甜！他想到他在车间动员会上提出的一个豪迈的口号：“用汗水换油！”他现在正在实践这个口号，但干得还很不好。他想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“铁人”王进喜同志，在大庆为了抢救井喷，整个人跳到泥浆池里，用自己的身体搅拌泥浆，可比他现在艰苦得多了，相差何止千百倍！毛主席号召我们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，王铁人正是这样做的，他为发展我国石油工业作出了多大的贡献，老权也是石油工人，可干出点什么呢？王进喜同志是毛主席培育出来的好工人、好党员，老权也幸福地在党的九大四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。往后，可要好好向王进喜同志学习，发扬大庆精神，艰苦奋斗，多作贡献，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……老权平时经常这样想，现在更是这样想。但他又仿佛什么都没有想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要把这个方格打通，为明天干活的同志们开出一条路来。他眼前是一层层的水泥条板，是无穷无尽的油泥。他用铁钎撬呀，用瓦刀刨呀，用竹竿捅呀，用水龙冲呀！撬呀，刨呀，捅呀，冲呀！……把水泥条板一条条拆下来冲洗干净，一条条往两边放好。他也顺着方格坑洞一步步跨了下去。……

“权师傅，两点钟啦！”

他听到有人在塔顶上喊他。声音在塔体内回荡着。——这是一个值班工人。他抬头往上望，就象坐在井底观天。风

车叶下挂着的那支电灯小得很，却又亮得耀眼。原来他已经快下到最底层了。

“嗯——”他漫应着。

“权师傅你要不要喝点水呀？这里有开水。”

“不要了，我不渴。”

到两点半钟，他终于打通了一个方格，下到了水池。“好了！”他舒了一口气，但立刻想：“天亮以前可以再打通一格，再打个洞洞。”他先前已经觉得头脑有点昏沉，胸部有点发闷，但现在忽然什么都不觉得了。抖擞一下精神，再次爬上塔顶，给凉风一吹，深深吸了一口空气，他又仿佛增添了无限活力。于是，他钻进塔里打第二个方格。这回可容易了，旁边就是那个刚才打通直到水池的洞洞，刨下的油泥只要往那里一倒就行。真是快得很呀！……

“权师傅，四点钟了！你可累了，快出来歇歇吧！”值班工人又来了，这回是在塔底水池边向他喊。

“嗯，没啥！”权思和一面答应着，一面还不停手。“快了，这一格也快打通了！”

五点钟，天有点亮。微弱的光线从塔底透上来，隐约可见。这一格大约还差三分之一才能到底。但权师傅只好停手不打了。他知道等会儿清扫队伍就要来到，大家看见他还在那里干，可不大妙。没办法，他只好带着遗憾的心情从塔里爬了出来。

周围还有点黑，静静的还没有人，可是天是逐渐亮起来了。工段值班室里开着电灯。他怕自己浑身泥水把值班室弄

脏，也怕惊动别人，不敢进去，就从地上找来一张竹排，到值班室旁自行车棚里放下，躺了下去。他想歇一歇，等大队伍来了，就交代他们今天该怎么清扫。谁知一躺下来，就好象全身散了架，四肢酸痛无力；肚子倒不饿，却有点隐隐作痛，脑子里昏昏然，眼皮沉重得很，睁不开来。他朦朦胧胧要入睡了，可又觉着自己还在醒着。……

啊，我们的权思和同志躺在这自行车棚里，他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，心里有点纳闷：这可不是他三十多年前在辽宁省一个山沟里一家子躺的牛棚吗？当时他还只有四、五岁，他家共有七口人：爸爸、妈妈、两个哥哥、两个姐姐和他。他是小五。他们在这异乡没有一寸土地，只能靠讨饭过活。白天分散流浪，晚上聚在一起，牛棚就是他们的家。在那严寒的土地上，穷苦人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闻。二姐只有六、七岁就活活饿死了。他七岁就给地主放猪，每天赶几头猪到山里去寻食。可是它们常常很不听话，调皮捣蛋，窜到庄稼地里偷吃高粱、大豆，赶也赶不出来。这样小五可就遭殃了，得捱地主的皮鞭、木棍。他咬着牙，不叫一声痛，不流一滴泪。到九岁就放羊，一赶就是四五十头。于是算是有点报酬了：除吃点稀饭外，到年底给你一双塞着乌拉草的牛皮鞋。到第二年年底呢，给你一件薄薄的破棉袄。有一次，他失手打破了地主家的一个瓦罐，给地主打断了一条腿，丢在水塘里。他昏死过去，一冷又苏醒过来，挣扎着爬回家里，从此又跟着妈妈到处流浪要饭。当时小五还很小，但他却已经懂得很多，对日寇、汉奸、地主，对整个旧社会他都

充满仇恨。一九四八年东北解放了，他们回到河北老家斗地主，分田地，一家人团聚了，而且多了一个小妹妹。可是小五那颗心呀，却要回东北去当石油工人。他心里怀着满腔阶级仇恨，现在化作一股革命激情。他要回到辽宁去，回到抚顺去，回到过去他曾饱受压迫、剥削的土地上去，建设社会主义。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小时候住过的那个牛棚。……

“权书记，权书记！”有谁在他耳边轻轻叫唤。

“谁？谁是权书记？”他迷迷糊糊地想，忽然惊觉起来：这不是牛棚，是自行车棚。他睁开眼睛，霍地坐了起来。对，这是他所领导的原油车间一个工段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光明世界，不是日寇、汉奸、地主统治下的黑暗山沟。

他面前站着循环水工段的党支部书记。他也是个老工人。今天他来得最早，发现自行车棚里躺着个满身油泥的人，认出这是车间党总支副书记权思和同志。他很觉惭愧！他，作为一个工段负责人，昨晚却没有想到来协助，而让这位上级同志独自干了一个通宵！

“权书记你怎么躺在这里？……”他说着，又忽然想起了什么：“啊，你等一下，我就来！”也不听老权的答话，他骑上自行车飞也似的走了，回来时捧了四个香喷喷的糖包子，塞到权师傅的手上。

这时候大队伍都来了。权师傅带着感激的心情，随便抹了抹泥污的嘴巴，拿着包子吃起来。全体工人非常感动地看着他。

“权师傅你干了个通宵，你这个总指挥到底今天还要不

要指挥？”一个工人用埋怨的声调说，表示对于车间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敬爱。

“要指挥啊！今天还要大干哩！”老权朗声说，精神一振，就雄赳赳地带领骨干到塔顶上看，介绍自己苦干一夜摸索出来的门路。

大家站在塔顶圆孔边往下看：一个黑洞洞直通塔底水池，就象一口极深的古井，看起来有点怕人。想到这就是权师傅昨夜自己一个人打出来的，都替他捏一把汗，而且惊叹不已。

人们立刻分散到四个塔里，哗啦啦地干开了。

权师傅下得塔来，胸腹间的隐痛突然变成剧痛。他用手紧紧按住右腹，皱起了眉头。有几个工人发现了，惊问道：“权师傅你昨夜累坏了？”

“没啥！不是累的。”老权警觉起来，怕影响群众情绪，连忙解释：“我原来就有胃病，发作起来就是这样。老毛病了，不要紧的。”

人们督促他赶快去医治。他也觉得不好再待在工段，怕反而耽误大家干活。他回到车间，洗了澡，换了衣服，准备去车间医务室。但工人坚持送他去职工医院。他在医院住了两天，却一直放心不下，想到那洞洞这么深，人掉下去可危险了，他怎么也待不住了，第三天就从医院跑出来，推了部手推车，往油厂跑，还到铂重整装置安装工地，捡回来一整车废弃的竹排，以便搭在那洞洞边上，让同志们站着干活，既稳当又安全。

“权师傅，你好好养病，又跑来干什么？”

“没关系。病也是纸老虎，一顶就过去了。”他很轻松地说，推着竹排送给同志们：“这个你们垫着站着干活就方便些，也安全些。”

工人们深受感动。

这天，清扫凉水塔的战斗正进入高潮。原来权师傅不在时，工段党支部书记成为一个苦干的带头人，白天黑夜都扑在现场。车间里的人能参加的都来了。生产工人下了班，就抢着投入这里的战斗。根据当前的进度，这场战斗估计十天内就完全可以胜利结束。同时对凉水塔还加以改革：抽疏了水泥条板，使水流畅通，今后不易积结油泥，解决了几年来未能解决的问题。这个消息惊动了整个石油公司，兄弟单位来参观学习的，络绎不绝。人们看到这个热火朝天、豪迈壮丽的战斗场面，无不十分感动，深受教育：人们原以为权师傅住院去了，不在了，谁料忽然又在凉水塔上看到他：浑身油泥，跑上跑下，搬着竹排，而且指挥战斗。啊，我们的权思和同志，的确是一个不脱离劳动的人，一个不脱离群众的人，一个保持工人阶级本色的人。革命激情在他心里汹涌澎湃！